



陳 堅 山東大學教授

哲學博士，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宗教學教研室主任，宗教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佛教研究中心主任，《聞是佛學研究》主編。

主要從事佛教、宗教學、中西宗教比較和中國哲學方面研究和教學。迄今出版專著四部：《煩惱即菩提——天台宗「性惡」思想研究》、《無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觀思想研究》、《「心悟轉法華」——智者大師「法華詮釋學」研究》和《無分別的分別——比較宗教學視野下的佛教》，發表論文近二百篇。

現在說起星雲大師，可謂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有些平時根本不關注佛教甚至跟佛教八竿子都打不到邊的人居然也知道星雲大師，並對他感興趣。

這兒我不妨說個事。現在朋友間流行微信聊天群，我也加入了一個聊天群。今年九月十八日，星雲大師在浙江大學作了題為〈禪是一朵花〉的演講，第二天，就有某甲在群裡沾沾自喜地說自己去浙大聽星雲大師演講了，並上傳了星雲大師的照片，配以「慈眉善目，慈祥老人」的文字說明，結果引來抱怨聲一片，很多人責怪他太自私了，怎麼不事先通報消息怎麼不帶我也去聽聽。為了平復情緒，有個眼明手快的某乙馬上從網上搜到星雲大師浙大演講的視屏放在群裡供大家分享；緊接著某丙也心領神會地從網上找了星雲大師講的一些人生哲理和佛教小故事放進來，並作評論曰：「星雲大師的智慧，不服不行。」有了這些材料作由頭，群裡好不熱鬧地就星雲大師和佛教討論了好一陣子，大有「枝頭春意鬧」的景象。

我知道，這些參與群聊的人，有政府公務員、銀行職員、公證員、公司CEO、小企業主、教師、辦公室文祕、省重點高中副校長、醫藥代理、五金店老闆、房地產銷售員、家庭主婦，也有在國外陪孩子讀書的、在美國工作的，還有我不知道幹啥的，反正都是一些普通俗人，性情中人，有的甚至還是酒鬼，有的知道點佛教但我不知他們是不是佛教徒，更多的則是連佛教的「五戒」是什麼都不知道，卻對星雲大師敬仰莫名，這實實在在地說明了星雲大師在中國無遠弗屆達於邊邊角角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那麼這種知名度和影響力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呢？從面上講，是緣於他不辭辛勞一年到頭滿世界奔波為佛教為社會做了很多事，不做事人家怎麼能知道他？崇敬他呢？但往深了想，事情其實並不這麼簡單，你看我們這個社會，席不暇暖整天忙碌的人多得是，就是今天在中國明天在美國過幾天又在馬達加斯加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並不是每個這樣的人都能取得被社會大眾認可的成就，肯定還有其他什麼大因緣居中作用，比如，余秋雨先生在總結星雲大師的成功經驗時說，「這實在是是一種人間奇蹟：氣吞山河卻依然天真，成功連連卻與世無爭，立足經典又非常現代，面對仇怨只播灑愛心。」^①我在這裡不想，也沒這個能力去全面地評價星雲大師及其「人間佛教」，只是想談一點不成熟的看法，即星雲大師乃是根植於中國佛教的傳統來開展其「人間佛教」運動的，儘管「人間佛教」看上去非常現代化。

我們都知道，佛光山總本山的所在地叫大樹區，星雲大師所領導的佛光山僧團及其所從事的事業，真的無巧不成書地就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俗話說「根深才能葉茂」，既然大樹，那它的根肯定紮得很深。我曾聽一位植物學老師說過，他說，樹幹有多高，樹根

註解：

① 余秋雨：〈從一幀照片想起〉，載《百年佛緣——四十位名家閱讀星雲》，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十月版，第99頁。

差不多也就有多深；樹冠有多大，樹根的鬚鬢也就伸展得多廣，甚至其所爬占的面積比樹冠的面積還要大，甚至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也曾說過同樣意思的話，他說：「這就好比一棵樹：樹越想往上長，就越要光線，樹根越是朝反方向拼命伸展，向裡面、向下，朝暗處、朝深處，朝寬處。」^②這所謂的「朝反方向拼命伸展，向裡面、向下，朝暗處，朝深處，朝寬處」，就是向傳統紮根。我們不有一句話麼，叫「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實際上我們還應該說另外一句話，那就是「越是傳統的就越是現代的」，至少在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上可以看出這一點。

說到傳統或者中國佛教的傳統，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觀察和結論，我個人更願意從中國大乘佛教的佛法傳統這個角度來解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傳統之「根」，因為在佛談佛，只有佛法傳統才是最根本的傳統，其他傳統都是依其而生的。那麼，中國大乘佛教的佛法傳統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有如下三點：

（一）佛教的「方便」傳統

這就是就印度大乘佛教而言。中國佛教無論多麼特殊，它既然是大乘佛教，那麼就必然要上承印度的大乘佛教，繼承和發揚印度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至少要有這樣的姿態。那麼大乘佛教的精神究竟是什麼呢？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普度眾生」的菩薩精神，而其本質則是「方便」教化。大乘佛教，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其之所以能「大」，不在

於佛教的「究竟」有多高，而在於菩薩教化眾生的「方便」有無量，此之謂「無量方便」。若就「究竟」而言，佛教所有派別其實都是一樣的，都以「解脫」為「究竟」，如果不是「解脫」，那就是「放下」；如果不是「放下」，那就是「往生」，反正說來說去就是這些，而到了《法華經》，那就說得更乾脆，佛教的「究竟」就是成佛，沒有其他的「究竟」。然而，「方便」就不一樣了，「方便」可就多了，佛教不同的宗派會開出不同的「方便」，佛教各宗派間的差別其實主要地就是「方便」的差別——所謂「無量方便」正是基於這種差別所導致的「方便」多樣性，它表明了成佛的「方便」無處不在，就看你有沒有慧眼去發現。法國雕塑家羅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有句名言叫「世界並不缺少美，只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實際上，不但「美」是如此，「方便」也是如此，即世界上並不缺少成佛的「方便」，而是缺少發現成佛「方便」的眼睛，一旦你有了這樣的眼睛，那麼你的教化就會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

（二）禪宗的「祖師」傳統

這就是就中國佛教自身而言。中國佛教雖然寺院林立，派別眾多，但其主流無疑是禪宗。

註解：

②【德】弗裡德里希·尼采著、君特·沃爾法特編《尼采遺稿選》，上海譯文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三月版，第72頁。

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這「禪」不是印度講「四禪八定」的「如來禪」，而是中國講「無相無住無念」的「祖師禪」，也就是禪宗之「禪」。禪宗之「禪」，亦即所謂的「祖師禪」，顧名思義就是以「祖師」為本位而不是以如來或佛為本位的禪。相應乎此，「祖師禪」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其中的「不立文字」，很多人有誤解，以為是裝聾作啞不說話，其實，「不立文字」不是指沉默不語。你見那個得道的禪師話少？真正的禪師都是活潑潑話挺多。話不多怎麼教化眾生？應該說，越是「不立文字」就話越多，因為「不立文字」的意思，是指不要用或儘量少用印度佛經中的那些「空」啊「有」啊「般若」啊「涅槃」啊等名相概念來言說禪理，而是要另開生面，改用我們中國人自己的話，尤其是聽者能聽得懂的話來言說，此之謂「教外別傳」在印度佛教之外用中國人自己話來傳中國人自己的禪。舉個例子來說吧，比如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有一次遊廬山，禮拜祖印居訥禪師。祖印禪師旁徵博引，援用諸子百家之說而折衷於佛法，基於世間法而趨向於出世法，使歐陽修大有省悟，肅然起敬聳聽忘倦至半夜，乃淹留寺中繼續請益法要，『遲回踰旬不忍去』。」^③在這裡，能令大文豪歐陽修聞之忘返的祖印居訥禪師「旁徵博引，援用諸子百家之說而折衷於佛法」就是不折不扣的「不立文字」。從祖印居訥禪師這個堪稱典型的「不立文字」個案中，我們不難發現，「不立文字」絕對不是指不說話，不但不是指不說話，反而是要大說特說，只是說的時候不要立於「印度文字」，而要立於「中國文字」。「中國文字」

無論怎麼說都還是要「立」的，不立「中國文字」哪來的中國佛教？禪宗之所以會成為中國化的佛教，其根本利器就是這「不立文字」。「不立文字」使得禪宗關上了通向印度佛教的「後門」而開啓了面向中國本土文化的「前門」，從此走上了佛教中國化的康莊大道。

（三）儒家的「入世」傳統

在中國本土文化中，道家講「退隱」，儒家倡「入世」，這是誰都知道的，我就不饒舌了。

對於中國佛教的上述三大傳統，我們不要以為那都是紙上說說而已的古代之事，與當代佛教無涉，因為星雲大師就是在全面繼承上述三大傳統的基礎上，繼往開來發展其當代「人間佛教」偉業的，此話怎講？且聽我簡單一說。首先，星雲大師非常善於運用各種各樣的善巧「方便」來教化眾生。許多不懂佛教的人往往嘲笑佛教的「方便」，說「方便出下流」，實際上乃是「方便顯智慧」。舉個例子來說，星雲大師到巴西建寺院弘揚佛法，巴西人本來對佛教是沒什麼感覺的，因而你一開始就對他們講空有講因果講佛教道理，那純粹是白費口舌「水澆鴨背」無濟於事。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巴西人對足球很癡迷很狂熱，甚

註解：

③ 佛光禪師：〈文人與禪〉，載《報恩》二〇一四年第二期，第34頁。

至我們把足球看成是巴西的全民信仰也不為過。既然如此，既然巴西人喜歡足球，那好，我就不妨以足球為「方便」來傳播佛教，於是乎星雲大師就在巴西組織足球隊，參加者有兒童、青少年、窮人。我們都知道，巴西很多地方還是比較窮的，有時候小孩子喜歡踢球，但卻買不起球。報上曾載巴西有些著名的球星，小時候居然窮到只能在襪子裡填破布當球踢。現在好了，星雲大師不但送給他們很好的球，還資助他們組建足球隊參加當地聯賽，這是何等手眼！試想，有了足球隊，參加球隊的孩子們、他們的家長以及當地百姓都會對佛教產生好感，有了這樣的好感，還有什麼樣的教化不能開展？星雲大師就這樣以足球為「方便」在巴西弘傳佛教，這就是星雲大師對佛教「方便」傳統的繼承。

佛教的「方便」傳統具體落實到禪宗上，便是禪宗的「祖師」傳統。星雲大師是禪宗最
大宗派臨濟宗第四十八代傳人，而其所領導的佛光山僧團乃是當代漢傳佛教最大的僧團。記
得二〇一三年四月，星雲大師蒞臨山東大學演講。在演講之前舉行的授予星雲大師「山東大
學名譽教授」儀式上，時任校長徐顯明先生在介紹星雲大師時說：「大師創立的人間佛教現
在已經影響到了整個世界，大師所創立的佛光會在八十多個國家，已經有五百多萬人接受了
他的思想。所以大師是華人當中影響世界最偉大的人之一。相信他的思想和智慧的人數已經
超過了五百萬人之眾，所以他是世界華人當中最大團體的領袖。」可見，佛光山僧團不但是
漢傳佛教中最大的僧團，而且也是「世界華人當中最大團體」，真沒辜負臨濟宗作為禪宗最

大宗派之「最大」這個美名，而星雲大師之所以能成其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把「祖師禪」的「不立文字」傳統給發揚光大了並使之出神入化。

曾有人對我說，到星雲大師的道場去都只能看到星雲大師的書而看不到任何諸如《金剛經》、《阿彌陀經》和《藥師經》之類在大陸寺院司空見慣的用來免費結緣的佛經。我的回答是，應該也有這些佛經，可能放在你沒看到的地方，或者說你正好沒看到。在我看來，放這些佛經，對；不放這些佛經而只放星雲大師的著作，那就更對，為什麼呢？因為「祖師禪」或者說禪宗就是要推崇祖師的作品，否則就不叫「祖師禪」。禪宗認為祖師的作品就是對佛經當下當機的展現，因而就能代表佛經。要是天天抱著印度翻譯過來的佛經不放，注重對佛經的表面尊崇而不知其意，從而也無法將其對機表達，一味跟在印度佛教後面不明所以地亦步亦趨，其結果只能是佛教在印度消亡了，在中國也就隨之嗚呼哀哉了，哪還會有什麼佛教中國化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只有適當與印度佛經拉開距離而親近自家祖師的作品，才能將佛教真正地落實於當下社會並從而生根開花結果——禪宗的「一花開五葉」就是這麼來的。作為其中「一葉」的當代發展，星雲大師沿著歷代禪師的「公案」之路，開闢出了「講故事」的「方便」，一個個通俗易懂的故事，以四兩撥千斤的曼妙，將深奧的佛理玄妙的禪機在看似不經意的談笑間就給表達了，聽者無不折服，就像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位某丙在微信聊天群裡評價星雲大師所講的小故事時所說的，「星雲大師的智慧，不服不行。」當然，星雲大師

這種的講故事智慧不但是佛學的智慧，同時也是道家的智慧，因為道家也是非常善於講故事的，不信大家可以去看《莊子》。至於儒家，儒家不太會講故事，但卻非常善於做人間世事，此即儒家的「入世」傳統。如果說我們對星雲大師的講故事智慧「不服不行」，那麼我們對星雲大師沿著儒家「入世」的傳統筆路藍縷為世俗社會所作的諸多功德——比如建學校、辦醫院、做慈善、推環保——更是不讚歎不行，因為正是這些世俗事業為他的「人間佛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站在這個基礎上仰望星空，就會發現星雲燦爛。我覺得，星雲大師的法號「星雲」這兩個字內涵豐富，「星」以指明方向，指明什麼方向呢？指明「人間佛教」的方向；「雲」者，法雲了，法雲中氤氳著播灑人間的法雨甘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